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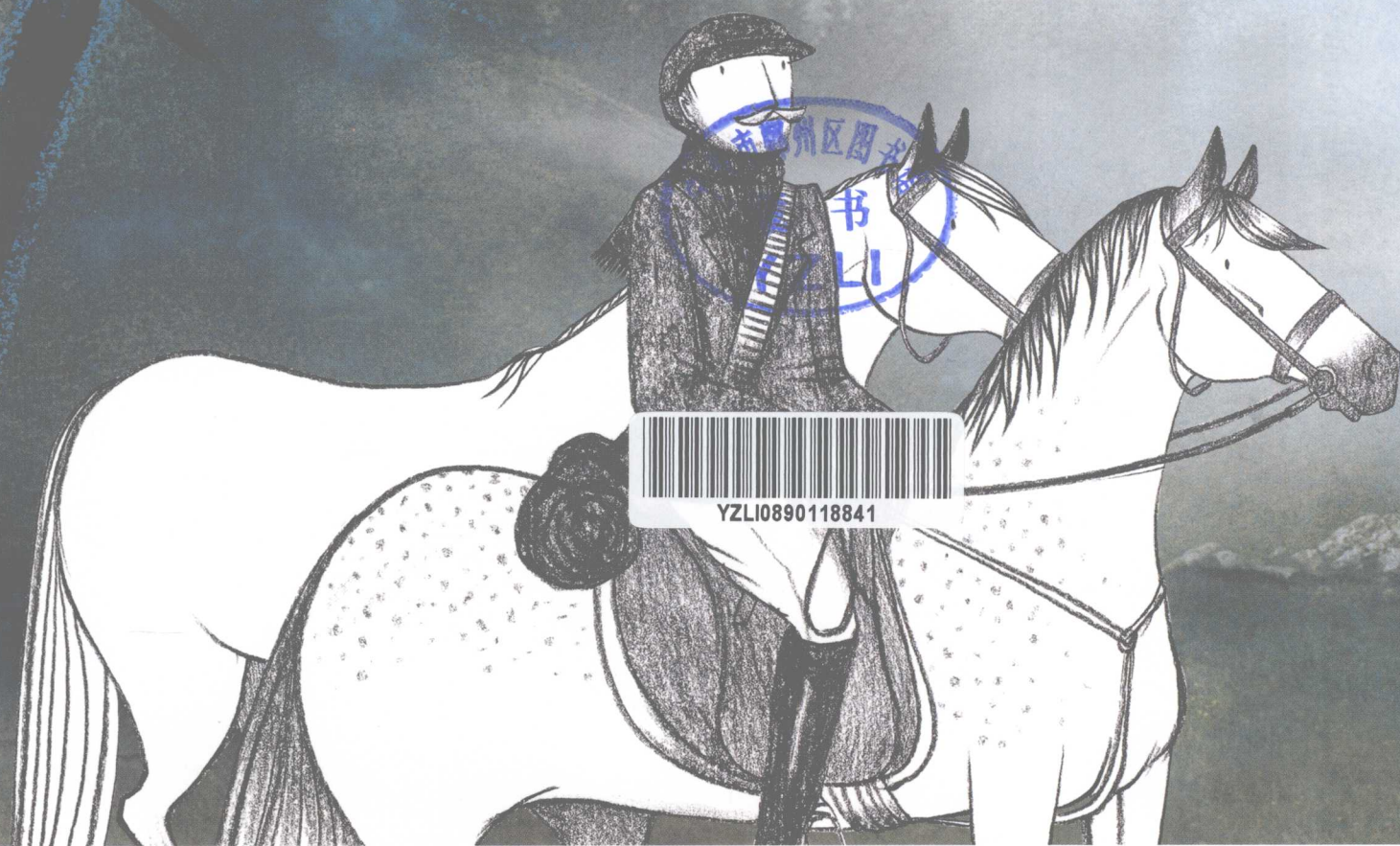
和马儿 一起奔跑



YZLI0890118841

艾莉森·莱斯特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和马儿 一起奔跑



YZLI0890118841

艾莉森·莱斯特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从前，一个叫妮娜的小女孩住在一个美丽古城中心的宫殿里。妮娜的爸爸维克多是皇家舞蹈学院宫廷马厩的主人。

维克多和他的马夫精心喂养了最好的种马，并且把马厩的白灰墙面擦得像银块一样耀眼。每天他们都为学院骑手的表演做好准备。学院骑手会指挥着马儿进行日常训练。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慕名来观看他们优雅的舞蹈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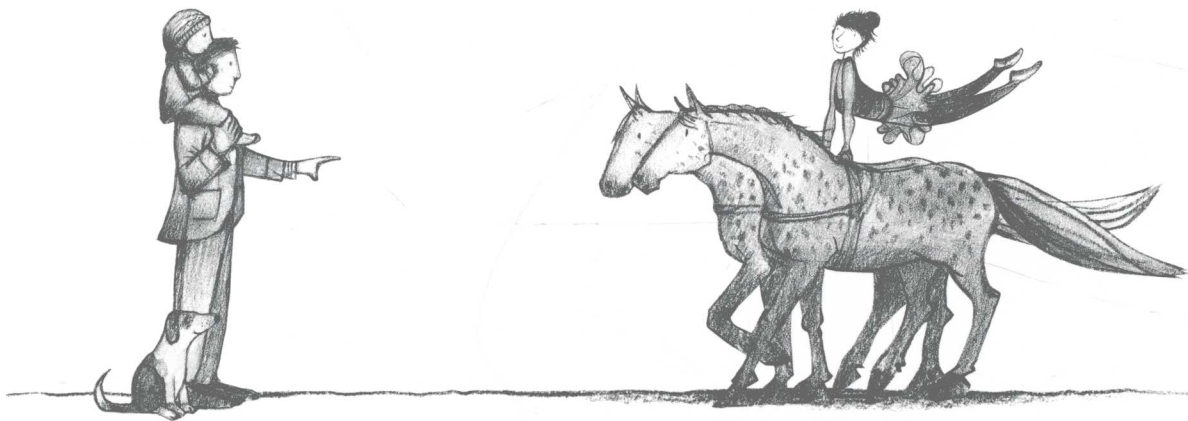
妮娜和父亲一起生活在宫廷马厩上面的一个小房间里。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时，妮娜总喜欢想想下面睡着的马儿。有时候父亲会给她讲讲在她还是婴儿时，他们生活的一些故事。那时，他们和自己的马术舞蹈剧团一起在欧洲巡演。妮娜的妈妈安娜是表演明星，她骑在有斑点的灰色

马儿上像闪亮夺目的蝴蝶一样翩翩起舞。

妈妈在妮娜四岁的时候去世了，抛下了心碎的爸爸。妮娜对于妈妈所有的印象就是当她们一起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时，她在妈妈怀中的感觉是那样的安全。安娜死后，维克多在老朋友卡尔的帮助下找到了皇家舞蹈学院的工作，使和他的小女儿开始了新的生活。



每天放学回家，妮娜都飞快地跑回家去看种马随着皇家管弦乐队演奏翩翩起舞的样子。宽敞的骑术大厅灯光明亮耀眼，妮娜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舞蹈学院的骑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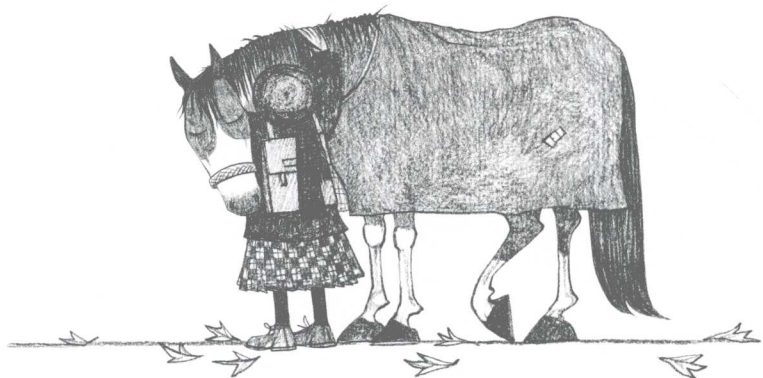
在妮娜十岁时，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舞蹈学院关闭了，也没有一匹马儿跳舞了。世界大战爆发了，战火渐渐蔓延到了妮娜所在的城市。戏院和咖啡馆都关门了，街灯黯淡下来了，街上的店面都被木板封起来了。

一天，妮娜走到学校，发现大门紧锁，运动场上也空无一人。她独自站在寂静的大楼前等待，但是没有等到任何人。

雪花从秋天的天空中飘落下来，落在妮娜的长发上。她沿着安静的街道向家走去。

宫殿旁边的小路上出租马车通常排成一行等待乘客，然而现在却空空如也，只有妮娜最喜爱的赛尔达孤零零地站在那儿。

这匹老母马用鼻子轻轻地嗅着妮娜衣服口袋里的饼干。妮娜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它留在了这里。



当她到家时，妮娜看见她的父亲正在喂着种马。

“我的学校关门了，爸爸。”她告诉他，“门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锁。”

马厩突然陷入沉默当中。

“小路上的司机和出租马车都不见了，除了赛尔达被独自撇下，其他人全走了。”

维克多把妮娜拥进怀里，“同样也到了我们该离开的时候了。”他说，“在马剧团大批迁走时，我就应该送你去外婆家。我一直在等着回来运这四匹马的卡车，但是我想它们不会回来了。”

维克多边说边用手为妮娜编辫子，“我们必须带着马绕过大山，送到你外公的农庄。你和我共乘一匹马。我要先给他们捎个信，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去。”

他高高地举起妮娜，“现在赶紧去准备吧，一定要带上你最暖和的衣服啊。”



妮娜跑到楼上。她感觉有点担心、害怕，但她一想到要骑马越过大山，就兴奋得心脏一阵狂跳。因为直到现在她还只在公园里骑过小马。她把衣服塞进小背包后，又把最喜欢的东西都堆在了床上，想选出要带走的东西。

她拿起了妈妈给她绣的小蓝马，把它包在一个羊毛披肩里，深深地塞在衣服的底下。她包里塞得满满的，再也没有任何空余的地方放东西了。

那天晚上，维克多做好晚餐上楼来时，妮娜没有一点胃口。她的喉咙紧紧的，尽量不让自己哭出来。

“我亲爱的，你必须勇敢。”维克多说，“卡尔会和我们一起去，他知道路。”

妮娜对着她的父亲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微笑。

卡尔是她在学院里最喜欢的一个马夫。他平常总会让她帮忙刷马。

维克多摸了摸她的头，“现在你必须上床睡觉了。我在马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天一亮我们就走。我们要走很长一段路，所以你需要好好休息，保持体力。”



妮娜躺在她的床上，但是怎么也睡不着。这个夜晚充满了奇怪而又可怕的声音，她也一直在想赛尔达是不是仍然独自待在街上。

她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和围巾，像影子一样悄悄从宫殿的走廊上走过。在拱形门口，她轻轻地把门插销打开，溜到外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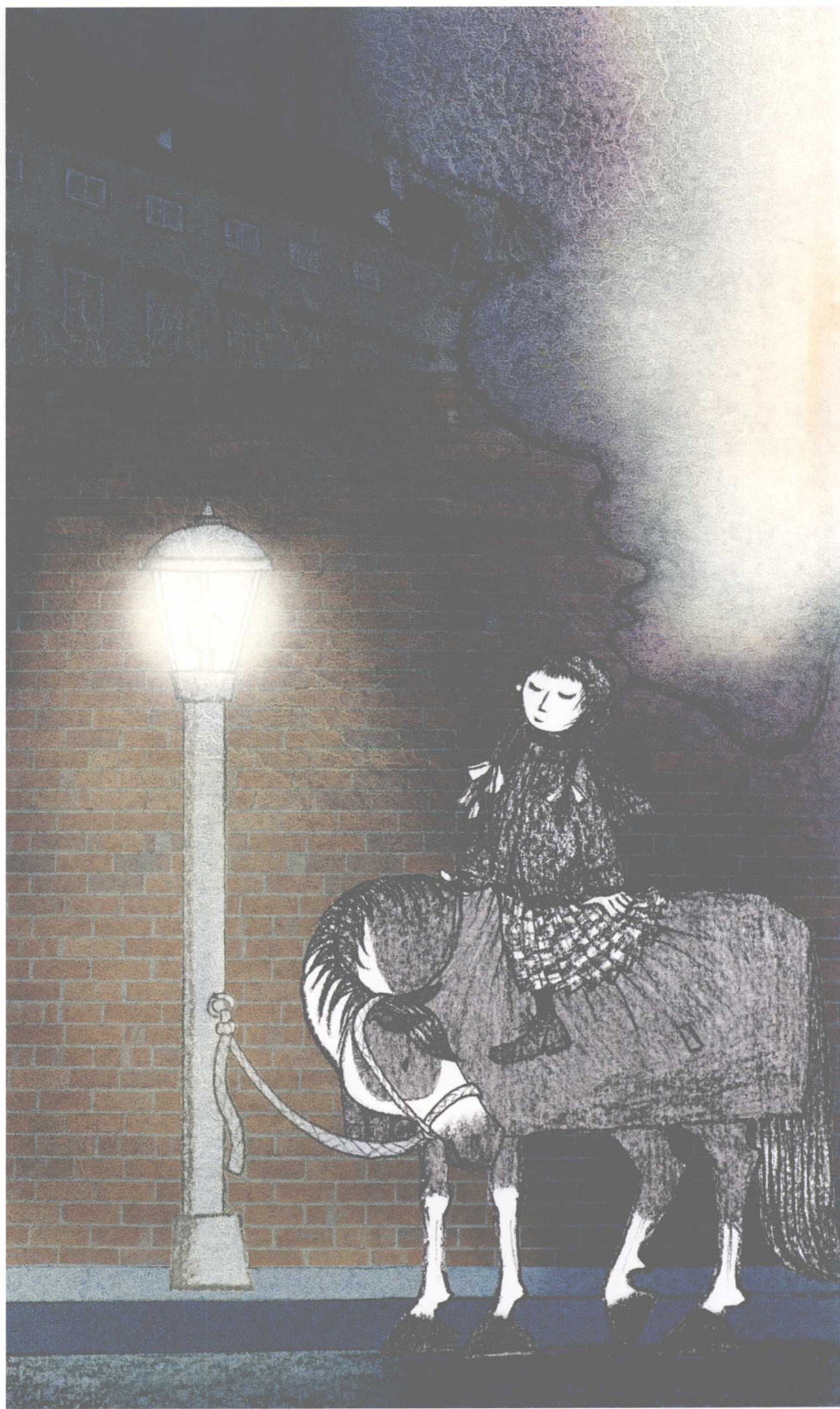


赛尔达轻轻嘶叫着朝进入小巷的妮娜跑来。
妮娜用双手搂着老母马，拥着它温暖的脖子。

“哦，赛尔达，”她喃喃地说，“如果每个人都离开这个城市了，你该怎么办呢？”

妮娜用她的手指梳理着赛尔达顺滑的鬃毛，然后踮起脚尖，攀了上去，身体慢慢地移动，直到她端正地坐在这匹马的背上。赛尔达亲切地用头轻轻地碰了碰妮娜的脚，但没有移动。赛尔达比妮娜习惯骑的小马更高一些。坐的这么高让妮娜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

妮娜闭上了眼睛，想象着骑着赛尔达在骑术大厅的样子。她看到了欢呼的观众，看到闪闪发光的水晶吊灯和耀眼夺目的聚光灯。她听着管弦乐队为她们演奏的慷慨激昂的音乐。妮娜像她的母亲一样表演骑术，像夏天的蝴蝶一样轻盈。她能听到高亢的小提琴声、大提琴声、鼓声……





妮娜从梦中醒过来。那绝对不是鼓声，而是枪炮的爆炸声。她在赛尔达不安地移动时，快速地从马背上滑下来。

“对不起，赛尔达。”妮娜低声说，“我得走了。”

她飞快地通过宫殿跑回去，在她的父亲推开门的前几秒钟到家了。正在那时，一场大爆炸使大楼剧烈晃动，他们的时钟从壁炉架上跌落下来，掉在地板上摔得粉碎。

“我们现在必须离开！”维克多说，“我们不能等到早晨了。拿着你的包到马厩找我。”



妮娜跑进她的房间。她瞥了一眼她的小床，不知道还能否再一次睡在上面，然后抓起她的小背包，匆匆出了门。

妮娜猛地停在楼梯的脚下。她知道她父亲在马厩等她，但她听到赛尔达在外面嘶叫，所以她转身往那条巷子跑去。

妮娜慌乱地想放开赛尔达，笨手笨脚地解开绳结，然后骑上了它。这个夜晚，在她骑马回到拱形门的路上，不断地传来枪声和人们的呼救声。在宫殿的墙内，妮娜听到了她父亲的呼唤。

当她突然闯入马厩明亮的灯光下，种马暴跳起来，对她怒目而视。

“从那匹马上下来！”维克多命令道，“你和我骑一匹马！”他伸手去拉妮娜，但她躲开了。卡尔站在他们之间，“放开她，维克多。我知道这匹老马和她都会没事的。”他说，“我们现在得走了！”



卡尔带路，出了皇宫，赛尔达紧跟在后面。妮娜拼命地紧紧抓住马，但当他们在第一个街角拐弯时，她肩膀上的小背包歪了下来，使她失去了平衡。她大声呼喊向鹅卵石地面滑去，直到维克多伸过手把她拉起来。

“抓住它的鬃毛！”他喊着，把书包从她的肩膀上拿走。“不要放手！”

到处是嘶鸣的汽笛，熊熊燃烧的大楼为疾驰的马在烟雾缭绕的黑暗中照亮了道路。

过了几分钟后他们到达了妮娜曾经骑过小马，和朋友一起玩的公园。

“我们要穿过这里。”卡尔大声说。

妮娜看着他们前面的篱笆，但找不到通过的门。“我们得跳过去！”她父亲大叫。他在慢跑着穿过草地，白马像天使一样飘过篱笆。妮娜跟着他，非常害怕。她闭上了眼睛，等着赛尔达撞上去，但这匹老马很轻松地跳过了篱笆。他们匆匆穿过公园大道，沿着出城的环城林荫大道飞驰而去。





妮娜低伏在马背上沿着街道飞驰，他们的马蹄踏得鹅卵石路“得得”作响。突然赛尔达撞到急停在她面前的种马身上，停了下来。

“我们被困住了。”卡尔说。巨大的瓦砾堆挡住了街道。

妮娜可以看出他脸上的恐惧。她为了不让自己手发抖，用手指在赛尔达的鬃毛上绕来绕去。

她父亲走过来把缰绳系好，然后在妮娜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你骑在那匹马上没事吗？”他问，“想不想和我骑一匹马呢？”

就在妮娜摇头的瞬间，赛尔达转过身来向一条狭窄的小路跑了过去。妮娜用力拉着缰绳，但是却无济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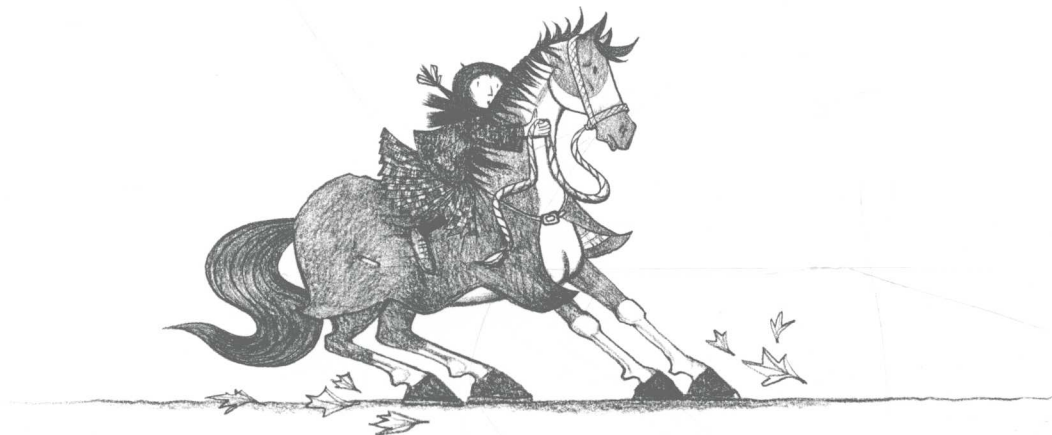
“回来，妮娜！”维克多喊道，并开始在她身后追赶。老母马沿着小路加速飞奔，跑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妮娜用尽所有力气才能抓紧它。她能听到她父亲在她身后大喊大叫。赛尔达好像认识路一样飞快地穿过黑暗的道路。

突然一条宽阔的道路出现在他们面前，赛尔达慢了下来。那一片混乱被甩在了他们的身后。

“对不起，爸爸，”妮娜说，“我阻止不了它。”

“不，”维克多回答道，“你做得非常好。我们能从这条路出城。”

卡尔指着远处在满月下闪烁着蓝色光芒的高山。“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他说，“我们在山的那一边会很安全。”





午夜时分，他们来到了山脚下，决定停下来休息一下。妮娜的手抽筋了，腿也弄伤了。骑马的时候没有马鞍，她膝盖内侧的皮肤也擦破了。

当维克多帮她从赛尔达身上下来时，妮娜喘着气在父亲的怀中回望这个城市。建筑物上面的天空都被染红了，仿佛所有东西都着火了。

维克多把妮娜的腿用绷带包扎好，给她喝了点东西。卡尔给赛尔达套上马鞍，用多余的缰绳勒住它，然后摊开地毯，拿出一些面包和奶酪。妮娜爬到父亲的腿上，靠着他边休息边吃东西。



休息了一会儿，他们继续往前走，马儿慢慢地走进了山中的小路。

妮娜的马鞍像一把扶手椅，连夜骑马赶路使她时不时地打起了瞌睡，一直到黎明时分才有些清醒。这是一个冰冷清新的早晨，阳光穿过树林的缝隙照耀在大地上。

赛尔达走得很小心，所以树枝没有划伤妮娜的腿。妮娜注意到她们已经落在年轻种马的后面了。

“我希望你能跟上前面的种马。”她说。赛尔达轻轻嘶鸣，仿佛它能明白这些话一样。

他们穿过森林不停地往山上走，整整走了一个上午。

“这些树能掩护我们。”维克多说，一架飞机在他头上不停地盘旋，“我们只有到达边境后才算安全。”

他们骑马往前走时，卡尔告诉妮娜，他年轻时经常走这条路将羊群赶到山上的夏季草场。

“在通过山上最高边境标志时，”他说，“我就会离开你们，回我自己的家。”

妮娜沉默着，但是忧虑的阴影渐渐地笼罩了她的心头。她一直以为卡尔会一直和他们一起，不会分开。